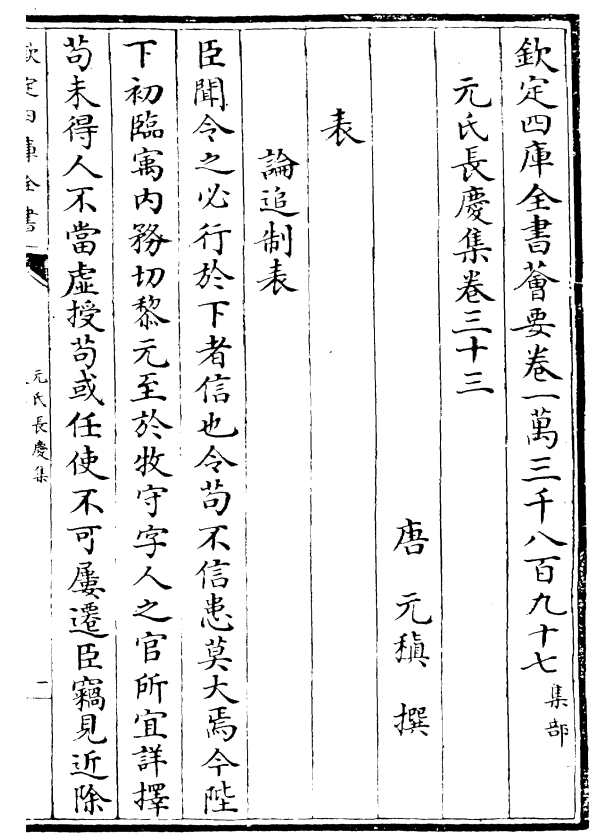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三

唐 元稹 撰

表

論追制表

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茍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内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茍未得人不當虛授茍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

寧州刺史論脩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

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之者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詔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欵之至

論諫職表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大政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

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惟獨誥令有不便

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對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媿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茍以為務廣聰

明稍闕理道又不當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侯對召臣一見賜以温顔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諳理塵黷聖聽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賊表

臣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

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觡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

蚩尤之亂作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苗人崇人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蠢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蝨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貸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

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汚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

論西戎表

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邉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師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

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閶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傒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

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膝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為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

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
湟稱即叙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
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刼其棋必固其
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絶
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
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釁啟心之
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遑之至

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罪重責輕憂惶失據慮為臺府廹逐不敢徘徊闕廷便自朝堂匍匐進發謹以今月九日到州上訖臣某辜負聖朝辱累恩奬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誠恐誠慙死罪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襃師訓因感隣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為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挍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

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無親黨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延英旋為宰相所憎貶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又不敢規避專心糾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遺闕愚臣既不

能低心曲就輩流亦以望風怒臣不料陛下天聽過畀

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

出其門由是百計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奬逾深召臣

面授舍人遣充承旨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生人之

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惟陛下聖鑒照

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備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

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

下軫念之言微臣恨不身先士卒所以問計策遣于友

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别懐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黷聖聰愧蓋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顔不遠郊畿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藩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臣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便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臣實制淚不得若餘生未死他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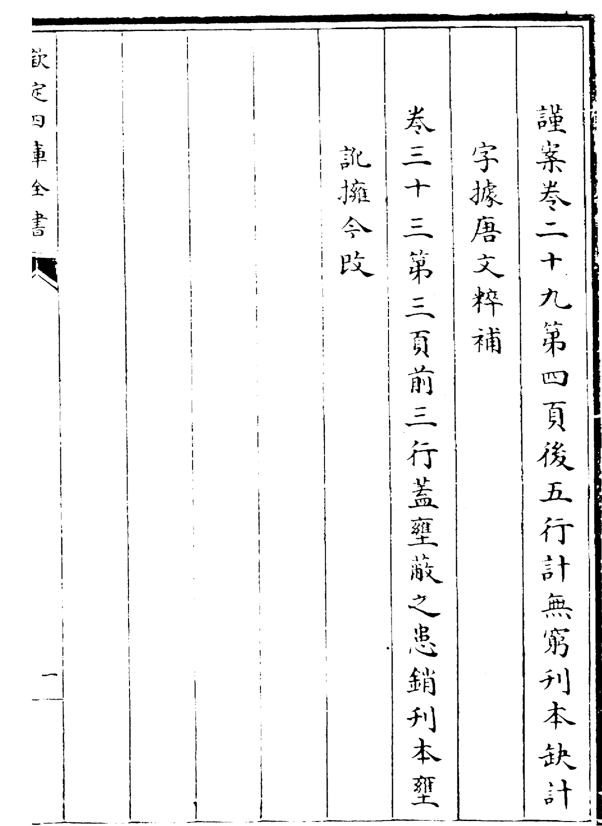
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天城鐘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原臣某無任自恨自懟攀戀聖慈之至然臣一日未死亦合有所陳論或聞党項小有動揺臣今謹具手疏陳奏伏望恕臣死罪特留聖覽臣此表并臣手疏並請留中不出手疏今在論邉事卷謹遣某官某乙奉表謝罪以聞

賀汴州誅李岕表

臣某言伏見逆賊李岕已就誅夷韓充入汴州訖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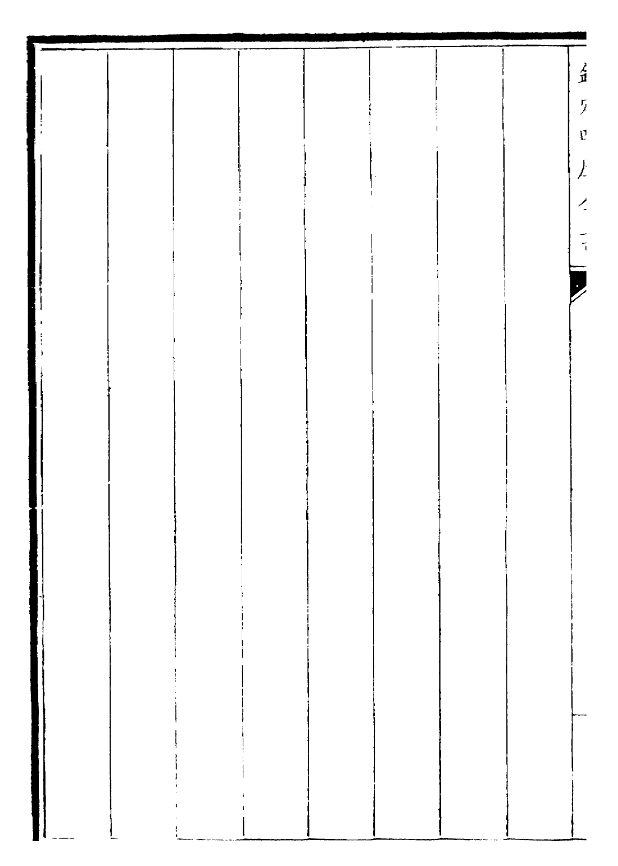
既定率土無虞凡在臣僚實增欣忻臣某中賀伏以汴州抱吳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將驕卒悍易動難安急攻則越逸是憂緩取則遷延易變自非陛下盡排羣議獨斷宸衷外委將臣內敷睿筭風行號令天助機謀則何以斬此鯨鯢破茲梟獍臣摧凶志切受國恩深仰荷威靈倍萬常品限以符守不敢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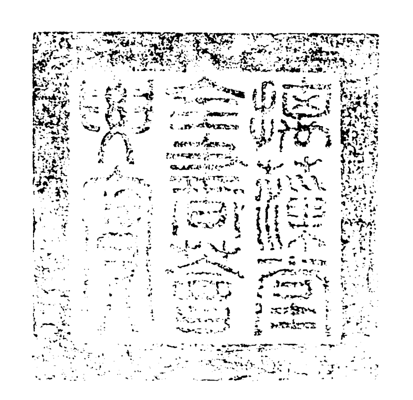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三



謹案卷二十九第四頁後五行計無窮刊本缺計字據唐文粹補

卷三十三第三頁前三行蓋壅蔽之患銷刊本壅訛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吳孝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至三十九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

唐 元稹 撰

表狀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臣聞兩耀有晦明所以成其不已四瀆有盈縮所以成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辨玉質不有霜霰無以見松心是以軒轅神倦然後夢華胥之游秦穆疾寐然後享鈞

天之樂堯以癯瘠而為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成妍以勞逢福非臣臆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纔經累日穆卜罔害勿藥有瘳此所以表北極之長尊配南山而永固者也況日臨黄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千官畢賀臣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明廷空懷鼓舞之心有阻賡歌之末無任跳躍歡忻瞻望徘徊之至

代李中丞謝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御史中丞寵秩踰

涯心魂戰越臣某中謝臣生值聖時蔭分天屬雖牽絲入仕或因瑣碎之文而執簡當朝實由睦族而致項以材駑氣直屢棄遐荒陛下擢自遠藩任兼臺閣夙夜循省効報無階誰謂天眷曲臨過蒙獎拔坐令專席位忝中司固當陳乞於天安敢叨榮於已如或綸言既降丹悃莫從則當破柱求姦碎首請事死而後已義不苟然增日月之末光荅天地之殊造無任

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伏奉今月十九日勅以臣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并賜臣手詔兩道天光下濟聖澤逾深捧詔慙惶心魂戰越臣某中謝伏以陛下威加四海德被萬方下蜀劉闢無束馬之勞平吳李錡但斬鯨而已百蠻述職九有懷仁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元濟天將勦除置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父死不稟王命未臨擅脅師徒偷侵縣道此誠仁人孝子決憤激忠之日也陛下尚先含垢未忍加誅曲示綏懷俾臣招撫臣

誠雖懇到性本孱愚任重憂深驚惶失據然以苗心可

化舜舞方興仰荷威靈冀其柔服臣即日與隣道計會

奉宣詔旨誘諭頑凶威愛並施使之來格如或尚驅梟

獍不襲椒蘭臣則誓死剪除俾無遺孽其歸投百姓等

臣並准詔別加優卹置在安全仰副聖情不令驚擾臣

先奉恩詔令臣發赴唐州不獲奔走伏謝闕庭無任恐

懼之至

賀誅吳元濟表

臣聞拯遺𤰞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爲汗瀦五十年間三后眙顧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謂父死爲利陛下凝茲睿筭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威動區宇道光祖宗凡在生成孰不歡忭臣忝官藩翰率舞闕庭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爲蕭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授臣某官恩加望外寵過憂深魂

魄驚翔手足失墜臣某中謝臣猥以凡才謬居重任當陛下惟新之始辱陛下爰立之恩有累樞衡無裨家職外致匈奴之哂内失蒼生之心推換炎凉因循聖澤妨塞賢路塵忝台階自顧疲駑方求息駕豈謂陛下特迃宸鑒曲用朽才再提腹背之毛重委股肱之地大孤人望獨簡帝心雖君父恩深莫知其惡而駑駘力竭何以自安豈敢退而生全實願求其死所伏望再移天眷重選時英特回加膝之恩別受沃心之相全陛下始終之

道成微臣生死之榮無任懇廹懇惶之至

為蕭相謝追贈祖父祖妣亡父表

恩波下濟澤被窮泉天眷旁臨日聞幽穸臣某中謝臣祖臣父或勲或賢義著族姻名書國籍逮臣不肖有累前人妄繼玄成之官實媿仲弓之德自陛下遣臣待罪宰相不能有以匡逮聖明齷齪知慙屏營失據常恐孔叨銘鼎折足可期于啟閭門構堂無所豈謂偶逢昌運幸沐殊私赦臣致寇之辜念臣積善之本追崇祖禰錫

命官封子道有光升卿之言果驗孫謀表慶令伯之報方申海嶽恩深涓埃効淺彷徨自顧跼蹐何安無任感德忘軀之至

遷廟議狀

謹案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音闢）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

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為祖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為

宗遂立六廟大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為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於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

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説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毁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為中宗恵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

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説者以理推之尤爲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爲九葢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爲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盡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

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説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萬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議

錢貨議狀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稅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

如前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闇加患在於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號令之不行令天下賦稅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蒞之則生息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以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綵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

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税已來天下之財限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

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貨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絶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税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吏大

錢或放私鑄或𨕖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遍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

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待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錄奏聞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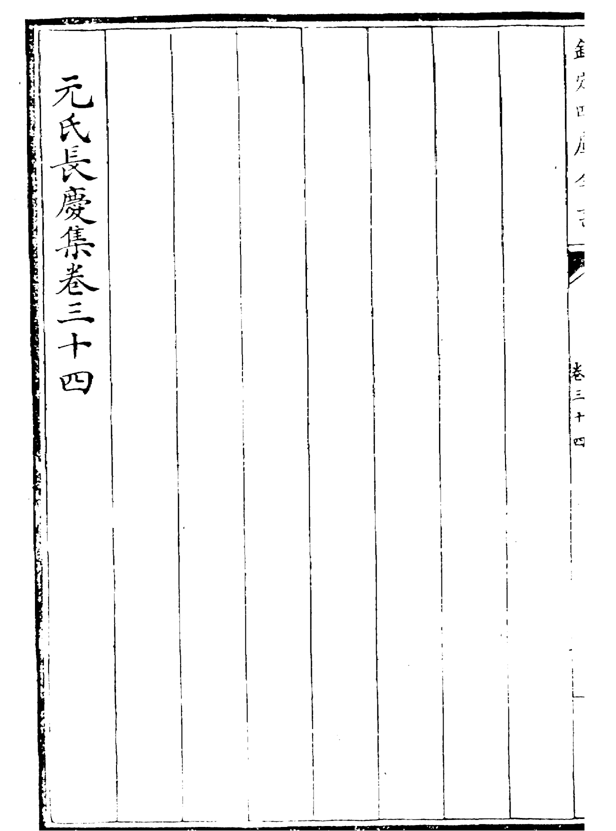
聽勅旨

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温湯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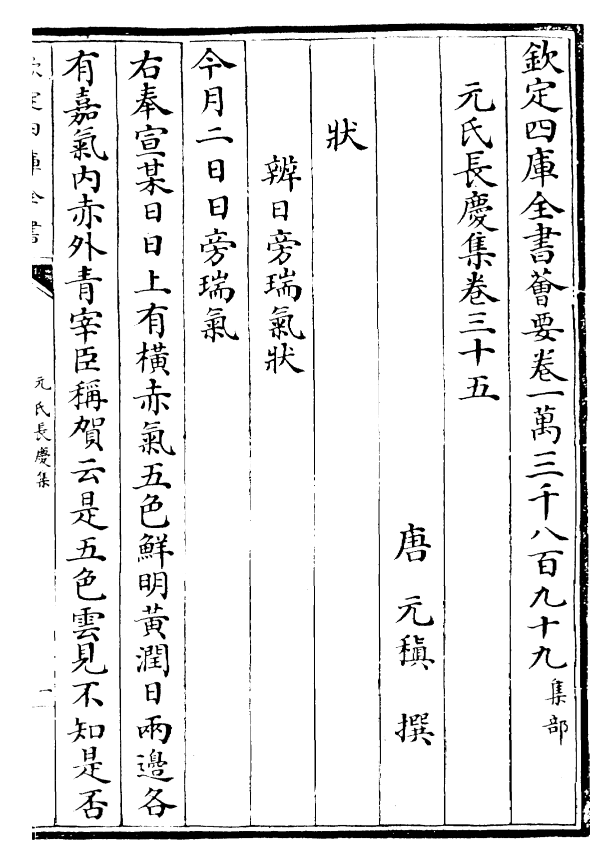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温湯右臣等伏以駕幸温湯始自玄宗皇帝乗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羡之秋葺殿宇於驪山置官曹於昭應警蹕於繚垣之内周行於

馳道之中萬乘齊驅有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猶物議喧嚣財力耗顈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深懲覆轍驪宫圮毁永絶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萊殿宇半堙於巖谷深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張則原野非儌廵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啓閉之時六軍守衛於空宫百吏宴安於私室忝為臣子誰不惕然况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

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未遑遠有溫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冒死上言伏乞特罷宸游曲回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別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驅馳一徃竦駭羣情勝境未周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狀以聞伏候勑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兩省三十八同狀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四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五

唐 元稹 撰

狀

辨日旁瑞氣狀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

右奉宣某日日上有横赤氣五色鮮明黄潤日兩邉各有嘉氣内赤外青宰臣稱賀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

者謹按乙巳占有赤氣横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人君之象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為福佑之徵竊見其日除王潛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期驗伏請以戴氣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并有和親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

國中歡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昨者承元請命其日三將同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請亦以抱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謹具圖籍所載如右伏以五色慶雲蓋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宰臣忽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行郊廟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興感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表動天之德微臣同霑侍從别感

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以為陛下特
宜手勅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日旁五色雲見參
驗圖書蓋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慶特爾子孫之祥
豈沖昧微誠能致昊穹之貺宜令有司擇日告廟上以
奉高祖無窮之祐次以報憲宗有截之功誕告華夷並
令知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
先萬葉爛然宸翰手勅以示於宰臣煥乎天文撰詔自
生於聖旨事超萬古道冠百王伏惟天恩容賜裁察

謝准朱書撰田弘正碑文狀

魏博節度使李愬請與田弘正立德政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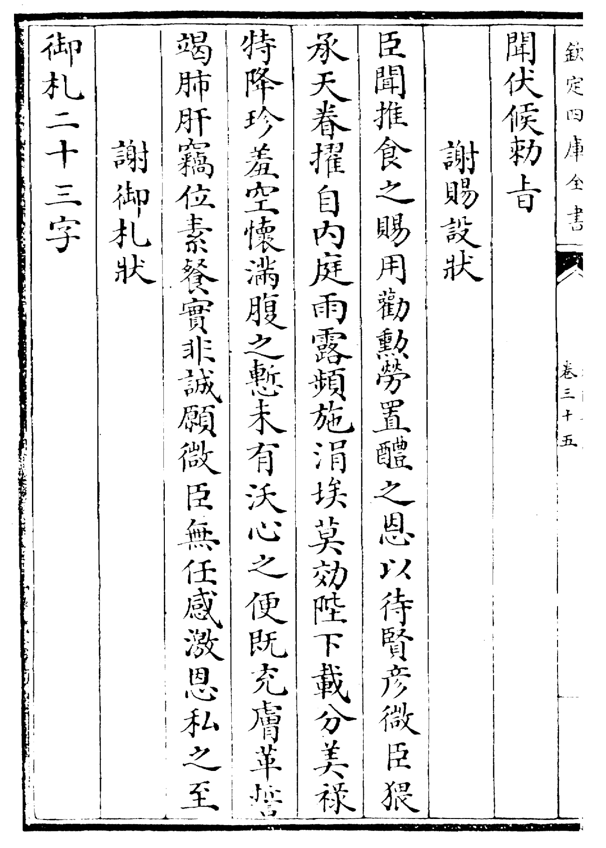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勅令臣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田弘正首變魏俗彰先帝之睿謀近入鎮州宣陛下之神武積成忠懇大有勲勞人懷去思願刻金石陛下所宜外詔台席內委翰林妙選雄文式揚丕績豈謂天光曲照御札特書猥付微臣實非常例臣頃以特恩拔擢便欲効死仰酬遂竭愚誠累蒙召對自去年九月已後

橫遭謗毁無因再覩天顔分隨枯朽而凋永絶恩波之望豈料聖慈長在記憶姓名無人奏請撰碑便自宸衷宣付微臣忝非木石粗有肺肝空懐感涕之心未獲殺身之所無任感恩思報鏤骨銘肌之至

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

忽降天書乍乘雲驥頒衣煥目賁帛盈庭皆非朽陋之才宜受光揚之賜微臣無任抃躍慙惶之至况臣性本疏愚素無朋黨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書詞非因宰

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感恩深切頻獻封章遂遭分外
侵誣不敢保全軀命豈謂恩光轉至渥澤逾深出自宸
衷選居近地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官面賜
章服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言感
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伏奉恩旨
令臣明日本司赴上舊例更合中謝伏緣先有疏論邊
事及幽州事宜兼李愿入朝並要面自論奏伏料二十
日入假已後南衙機務稍閒特乞恩許臣中謝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謝賜設狀

臣聞推食之賜用勸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微臣猥承天眷擢自内庭雨露頻施涓埃莫効陛下載分美祿特降珍羞空懷滿腹之慙未有沃心之便既充膚革彈竭肺肝竊位素餐實非誠願微臣無任感激恩私之至

謝御札狀

御札二十三字

右泰倫重晏至賜臣前件御札其中聖旨云鎮州逆亂枉害忠良若與元翼鎮州節度使即是捨賊之門者伏以睿筭若神聖慈猶父視凶狡之搆亂義在克清念台輔之銜寃期於必報此蓋仁深天地勇過雷霆臣實庸愚難議窺測况臣謀猷失次罪戾是憂宸翰忽臨天章焕發舞鳳回翔於懷袖飛龍顧盼於縑緗豈獨傳之子孫便可鏤於肌骨微臣無任踴躍光榮之至

進田弘正碑文狀

田弘正魏博德政碑文

右前件碑文伏蒙御筆朱書遣臣撰述恩生望外事出
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然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
弘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
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
會亦恐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記萬人之口臣所
以効馬遷史體叙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弘
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叙而愛忠不隱實功不為溢美

文雖朴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
狀封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進詩狀

臣某雜詩十卷

右臣面奉聖旨令臣寫錄雜詩進來者伏惟皇帝陛下
學深江海文動星辰乙夜觀書秋風詠賦微臣入院之
始學士等戚傳陛下親批賀雨一章體備鸞凰思含珠
玉臣雖不得目覩宸翰臣實竊得心念聖言既仰燭龍

之光難逞聚螢之照欲為陳獻益自慙惶况臣九歲學詩少經貧賤十年謫宦備極悽惶凡所為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風詩至古今樂府稍存寄興頗近謳謡雖無作者之風粗中道人之採自律詩百韻至於兩韻七言或因朋友戲投或以悲歡自遣既無六義皆出一時詞旨繁蕪倍增慙恐今謹隨狀進呈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西北邉圖經狀

京西京北圖經四卷

右臣今月二日進京西京北圖一面山川險易細大無遺猶慮幅尺高低閲覽有煩於睿鑒屋壁施設俯仰頗勞於聖躬尋於古今同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圖經共成四卷所冀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觀遊幸之時倚馬而山川盡在又太和公主下嫁伏恐聖慮念其道途臣今具録天德城已北到回鶻衙帳已來食宿井泉附於圖經之内并别寫一本與圖經序謹同封進其圖四卷隨狀進呈

進西北邊圖狀

京西京北州鎮烽戍道路等圖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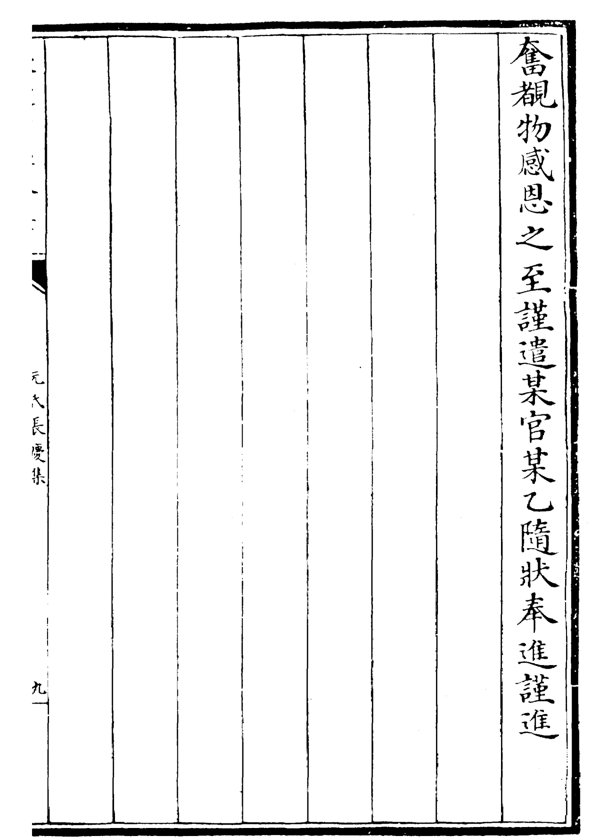
右臣先畫聖唐西極圖三面草本並畢伏候面自奏論方擬呈進前月十一日於思政殿面奉聖旨云諸家所進河隴圖勘驗皆有差異并撿尋近日烽鎮城堡不得令臣所畫稍須精詳伏緣臣先畫西極圖疆界闊遠郡國繁多若烽鎮館驛盡言即山川牓帖太密恐煩聖覽不甚分明愚臣數日之間別畫一京西京北州鎮烽戍

道路等圖已畢纖毫必載尺寸無遺若邉上奏報烟塵陛下便可坐觀處所若欲驗臣此圖與諸家所進何如伏乞聖明於南衙及北軍中召取一久任邉將者或於中使内有經過邉上校熟者宣示其道辨別精粗即知愚臣一一皆有依憑不敢妄加增減其聖唐西極圖三本伏緣經畧意大事須面自陳伏恐次及降誕務繁未敢進狀候對其京西京北鎮烽戍道路等圖并序謹隨狀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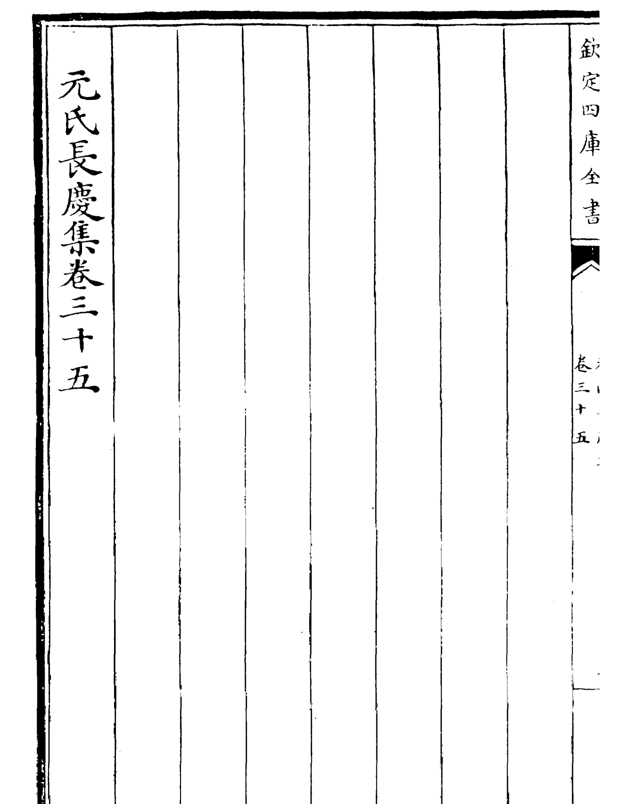
進雙雞等狀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鶻并雙雞共四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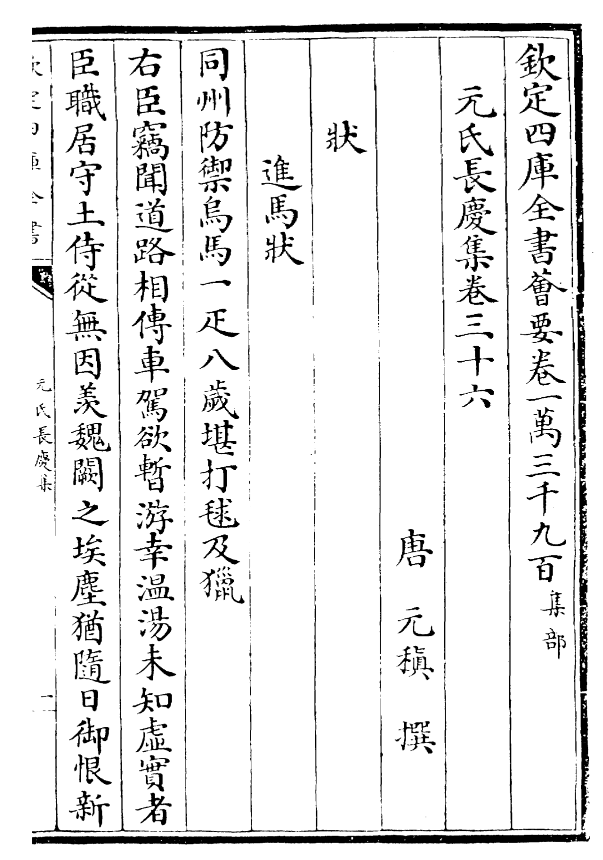
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採得一聯雞爾後更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内併獲兩聯斤兩輕重稍符詔旨況浚郊初啟既以大剪豺狼鷙鳥自來可以助清梟獍臣所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屬車擒狐兎之根源破妖狐之羣黨臣某無任忘軀思



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六

唐 元稹 撰

狀

進馬狀

同州防禦烏馬一疋八歲堪打毬及獵

右臣竊聞道路相傳車駕欲暫游幸温湯未知虛實者

臣職居守土侍從無因羨魏闕之埃塵猶隨日御恨新

豐之雖犬亦聽車音目斷魂銷形留神往又得進奏官狀知河中華州京兆府並於昭應排比進獻臣當州素乏所出無以粗展丹誠臣既別受恩私又不合獨無壤奠伏以前件馬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諳材力解擊毬者每嘉其環迴斗轉動必愜心善獵射者皆歎其度塹踰溝走不換足欲隨正至獻賀竊慮羣衆混同徘徊顧瞻蓄鋭斯久今者宸游近甸帝降靈泉施展是時戢藏何益伏望陛下揚鞭頓轡取驗馴良結尾絡

頭試觀神彩臣某深恩未報愚志空存自慙駑鈍之姿莫展驅馳之効捫心戀主因馬諭身輕冒天威無任戰汗䇿馬謹隨狀進謹進

為蕭相謝告身狀

恩賜臣俛告身一通

右中使某乙至奉宣進止賜臣某官告身一通鳳銜真誥虬捧天書錦帙金牋霞明日照臣聞高宗命説乃申納誨之詞大舜相龍爰有塈讒之訓空聞簡策未煥縑

緗如臣寵榮豈足爲諭慙惶踴躍進退難安拜受恩光戰汗交集無任感戴殊私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賜金石凌紅雪狀

恩賜金石凌紅雪各一合

右中使某乙至奉宣進止以臣將赴山陵時屬炎暑賜前件紅雪等并合臣職司復土戀切攀髯方當匍匐而前敢有赫曦之懼豈謂天光下濟靈藥旁沾念臣有丹赤之愚故賜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訥之性故賜臣

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治之清氷在合若遇圓之絳雪恩加望外感極愚衷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為蕭相國謝太夫人國號告身狀

恩賜臣母國號告身一通

右某月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母前件告身恩光灼爍捧戴兢惶對揚天休無任戰越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屨以資臣宦湖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思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

簡自宸衷石窌封疆已光於萬葉蘂珠文字重降於九
霄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為榮觀臣及臣母以抃以歡
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太常之
符寶過金贏瑞同鵲印蓼蕭知感雨露難醻無任抃躍
戴恩之至

為令狐相國謝回一子官與弟狀

臣弟定蒙恩授京兆府藍田縣尉

右臣伏奉某月日勅以所賜臣一子官迴授臣弟定京

兆府藍田縣尉寵過憂求恩殊感極彷徨自顧悚惕難居臣本凡才猥當重任雖星辰軌道幸屬聖時而歲月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謂天慈仍加渥澤特降推恩之命曲成友愛之私九族生光百年何報況藍田美邑黄綬清流旋覩冉冉之趨倍慶怡怡之樂手足交抃形影相輝空鏤肝心難醻雨露無任抃躍感恩之至

賀降誕日德音狀

降誕日德音

右臣等伏奉今月日敕書以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獲申懽慰宜集百寮及外命婦進名賀皇太后仍御光順門内殿與百寮相見便為常式者伏以誕聖嘉辰承天令節新恩肇降品彙咸休皇太后念樞星之祥重遊甲觀羣執事排閶闔而入盡唱賡歌同沾就日之榮實慶溥天之樂況百寮承式萬歲傳聲永為利見之規彌荷無窮之澤臣等謬參樞務親奉德音慶抃之

誠倍萬常品無任鼓舞歡呼之至

中書省議賦稅及鑄錢等狀

中書門下奏據楊於陵等議狀請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等物充稅一切不徵見錢者

右據中書門下狀稱應徵兩稅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配端疋斤兩之物以為稅額不用計錢令其折納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回計者伏以兩稅不納見錢百姓誠為穩便或慮土宜不等恐須更有商量請令

天下州縣有山野溪洞無布帛絲綿之處得以九穀百貨一物已上但堪本處交易用度者並許折納便充留州留使錢數仍令依當處堪納兩稅匹段及雜貨估價計折輸納給用之時並不得令有加擡臣等又見比來州縣緣不納見錢抑令小户數人并合共成端匹期會來往費擾倍多今請天下州縣有貧下户兩稅數少情願輸納見錢者亦任穩便若此則上無抑配之名下有樂輸之利以兹折中實謂得宜又據中書門下狀稱鹽

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合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疋段者伏以糶鹽價錢自有本使收管不要州縣條流至於榷酒利錢雖則名目不同其實出於百姓令天下十分州府九分是隨兩稅均配其中一分置店沽酒蓋是分外誅求一則厚取疲人二則嚴刑檢下上供既有定數餘利並入使司事實煩苛法非畫一令請天下州府榷酒錢一切據貫配入兩稅仍取兩貫已上戶均配兩貫已下戶不在配

限先有置店沽酒處並請勒停若此則賦斂無名額之煩貧富有等差之異人知定准吏絶因縁臣等商量以此為便

右據中書門下狀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節度團練等使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錢年支未用物充待一年後鑄銅器盡勒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廣鑄處每年與本充鑄者臣等約計天下百姓有銅器用度者分數無多散納諸使斤兩蓋寡創置鑪冶

器具頗繁一年勒停並是廢物軍人既未素習鎔鑄亦恐甚難又每年留州留使錢額本約一年用度支留若待鑄得新錢然遣當州給用必恐百事久闕不應時須臣等商量請令諸使諸州一切在所許百姓以銅器折納稅錢并度支給價收市每年每季隨便近有監冶處據數送納所冀鑪冶無創置之勞工匠有素習之便不煩鑄本自有利宜其州府出銅鉛可廣鑄處請委諸道有銅鉛處長吏各言利害具狀申陳參酌衆情然議可

否以前據中書門下奏請令中書門下兩省重議可否

奏聞者臣等謹議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省議舉縣令狀

元和十五年八月日中書舍人臣武儒衡等

奏駕部郎中知制誥臣李宗閔中書舍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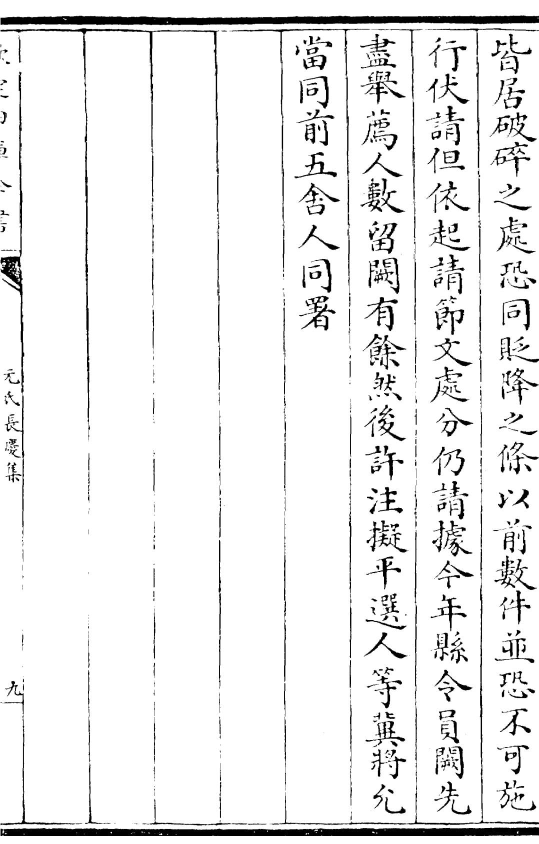
王起庫部郎中知制誥臣牛僧孺祠部郎中

知制誥臣元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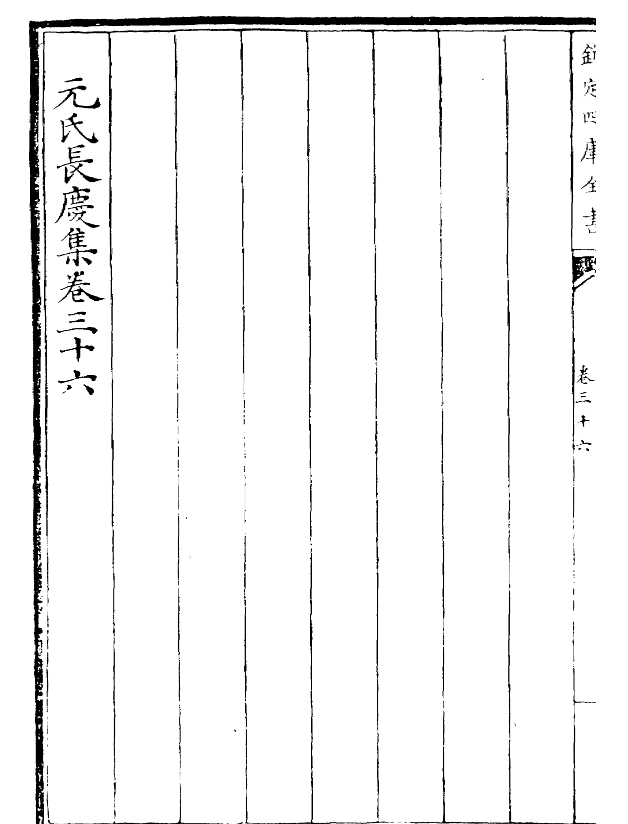
吏部重奏舉薦縣令節文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以考淺疾廢耄聵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墾荒田已是考課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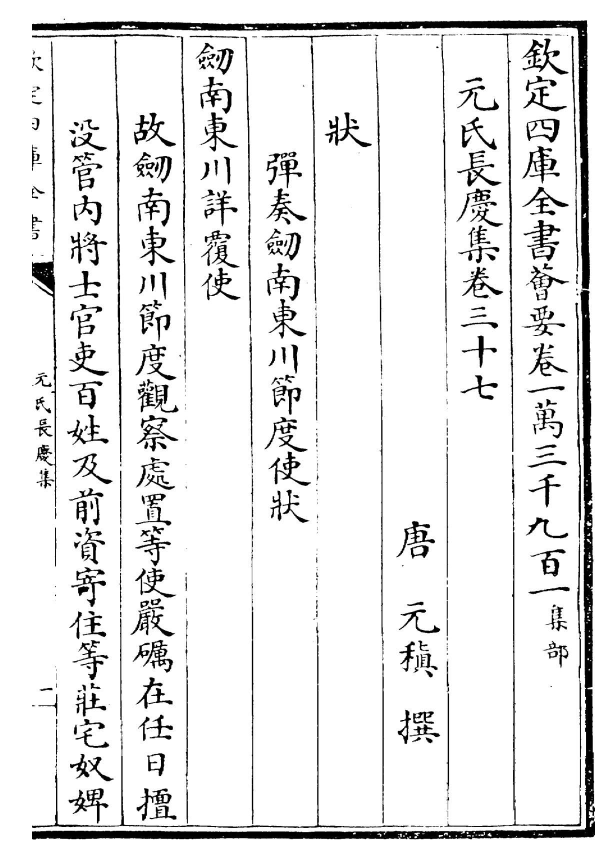
文不必更依吏部分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他官何妨撫字若皆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牓樣剥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准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姦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剥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冀裳優奬



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
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
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
當同前五舍人同署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六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七

唐　元稹　撰

狀

彈奏劍南東川節度使狀

劍南東川詳覆使

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在任日擅

没管内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莊宅奴婢

令於兩税外加配錢米及草等謹件如後

嚴礪擅籍没管内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塗山甫等八十八戸莊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並在諸州項内分析

右臣伏准前後制勅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奏聞臣昨奉三月一日勅令往劒南東川詳覆瀘川監官任敬仲贓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日擅没前件莊宅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没莊宅奴婢

文案及執行案典耿琚馬元亮等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正月十八日舉牒稱管内諸州應經逆賊劉闢重圍内并賊軍到處所有應接及投事西川軍將州縣官所由典正前資寄住等所犯雖經霈澤莊田須有所歸其有莊宅奴婢桑柘錢物斛㪷邸店碾磑等悉皆搜檢得塗山甫等八十八戶案内並不經驗問虛實亦不具事職名便收家產没官其時都不聞奏所收資財奴婢悉皆貨賣破用及配充作坊驅使其莊宅桑田元和

二年三年租課嚴礪並已徵收支用訖臣伏准元和元年十月五日制西川諸州諸鎮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將健百姓等應被脅從補署職掌一切不問又准元和二年正月三日赦文自今日已前反逆緣坐並與洗滌況前件人等悉是東川將吏百姓及寄住衣冠與逆黨素無管屬賊軍奄至暫被脅從狂寇既平再蒙恩蕩嚴礪公違詔命苟利資財擅破八十餘家曾無一字聞奏豈惟剝下實謂欺天其莊宅等至今被使司收管臣訪

聞本主並在側近控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勒本道長吏及諸州刺史招緝疲人一切却還産業庶使孤窮有托編戸再安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重加貶責以絶姦欺

嚴礪又於管内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右臣伏准前後制勅及每歳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

史訪察聞奏又准元和三年赦文大辟罪已下蒙恩滌
蕩惟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臣訪聞嚴礪加配前件草准
前日月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姚孚檢勘得實據嚴礪
元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舉牒稱管内郵驛要草於諸
州秋稅錢上每貫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稅又准前加配
計當上件草臣伏准每年旨條館驛自有正料不合於
兩稅錢外擅有加徵況嚴礪元和三年舉牒已云准二
年舊例徵收必恐自此相承永使疲人重困伏乞勒本

道長吏嚴加禁斷本判官及刺史等伏乞准前科責以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准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明之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六月舉牒稱綿劒兩州供元和元年北軍頓遞費用倍多量於梓遂兩州秋稅外加配上件錢米添頓綿劒兩州頓遞費用者臣又牒勘綿州得

報稱元和二年軍資錢米悉准舊額徵收盡送使訖並不曾交領得梓遂等州錢米添填頓遞亦無尅折當州錢米處者臣又牒勘劒州得報稱元和元年所供頓遞侵用百姓腹内兩年夏稅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使司令於其年軍資錢内尅下訖其米即用元和元年米充並不侵用二年軍資米數使司亦不曾支梓遂州錢米充填者臣伏念綿劒兩州供頓自合准勅優矜梓遂百姓何辜擅令倍出租賦況所徵錢米數内惟尅下劒州

軍資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其餘錢米並是嚴礪加徵別有支用其本判官及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例將來擅收没塗山甫等莊宅奴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官及諸州刺史名銜并所收色目謹具如後

擅收没奴婢莊宅等元舉牒判官度支副使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崔廷

都計諸州擅没莊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奴一十人婢一十七人

於管内諸州元和二年三年秋稅錢外隨貫加配草元舉牒判官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盧詡

都計諸州共加配草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加徵梓遂兩州元和二年秋稅外錢及米元舉牒判官攝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裴誗

計兩州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梓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嚴礪元

和四年三月八日身亡

擅收塗山甫等莊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十七人加徵三千貫文米二千石草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三束元和二年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二束元和三年四萬四千一百六十束

遂州刺史柳蒙

擅收沒李簡等莊八所宅四所奴一人加徵錢四千貫文米三千石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五束元和二年二萬四千五百三束元和三年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二束

綿州刺史陶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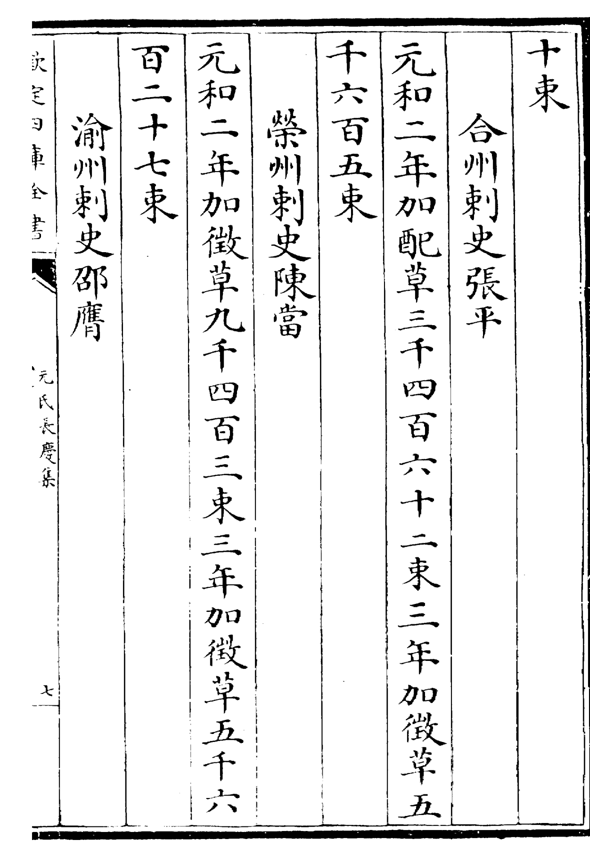
擅收没文懷進等莊二十所宅十三所加徵草八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束元和二年三萬八千九十三束元和三年五萬五百九十五束

劒州刺史崔實成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改授邛州刺史

擅收没鄧琮等莊六所加徵草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七束元和二年九千三十九束元和三年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束

普州刺史李㤈

元和二年加徵錢草六千束三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五



十束

合州刺史張平

元和二年加配草三千四百六十二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五束

滎州刺史陳當

元和二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三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二十七束

渝州刺史邵膺

元和二年加徵草二千六百一十四束三年加徵草三千七百二十七束

瀘州刺史兼御史劉文翼

元和二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三束三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一束

資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束三年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束

簡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一百四束三年二萬

三千一百一十八束

陵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六百六束三年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龍州元和二年加徵草八百九十一束三年八百一十一束

右已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并所徵收色目謹具如前其資州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替遷授伏乞委本道長吏各據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聖慈軫念切在蒼生臨御五年三布赦令殷勤曉諭優恤困窮似涉擾人頻加禁斷況嚴礪本是梓州百姓素無才行可稱久在兵間過蒙奬拔陛下録其微効移鎮東川杖節還鄉寵光無比固合撫綏黎庶上副天心蠲減征徭内榮鄉里而乃横徵暴賦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豐私室訪聞管内産業阡陌相連童僕資財動以萬計雖即没身謝咎而猶遺患在人謂宜謚以醜名削其襃贈用懲不法以警將來其本判

官及諸州刺史等或苟務容軀競謀侵削或分憂列郡莫顧詔條但受節將指撝不懼朝廷典憲共為蒙蔽皆合痛懲臣職在觸邪不勝其憤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勑籍没資財不明罪犯稅外科配豈顧章程致使銜寃無由仰訴不有察視孰當舉明所没莊宅奴婢一物已上並委觀察使據元没數一一分付本主縱有已貨賣破除者亦收贖却還其加徵錢米草等亦委觀察

使嚴加禁斷仍牓示村鄉使百姓知委判官崔廷等名叨參佐非道容身剌史柳蒙等任竊藩條無心守職成此弊政害及平人撫事論情豈宜免戾但以罪非首坐法合會恩亦以恩後加徵又已去官停職俾從寛宥重此典常其恩後加徵草及柳蒙陶鍠李偲張平邵膺陳當劉文翼等宜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餘並釋放牒至准勅故牒

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

山南西道管內州府每年兩税外配率供驛禾草共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七圍每圍重二十斤

興元府二萬圍內五千圍每年折徵價錢充使司雜用每圍一百二十文據元和三年使牒減免不徵餘一萬五圍見徵率

洋州一萬五千圍

利州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圍

右訪聞前件州府每年兩税外加配驛草遂於路次州

縣檢勘文案據諭後使牒並稱准舊例於兩稅外科配
又牒山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裴玢勘得報稱自建中
元年已後每年隨稅據貫配率前件禾草將供驛用者
伏准元和元年已後三度赦文每年旨條兩稅留州留
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以枉法贓論又准
今年二月三日制節文諸道兩稅外搉率比來制敕處
分非不丁寧如聞或未遵行尚有欺弊永言奉法事理
當然申敕長吏明加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於界內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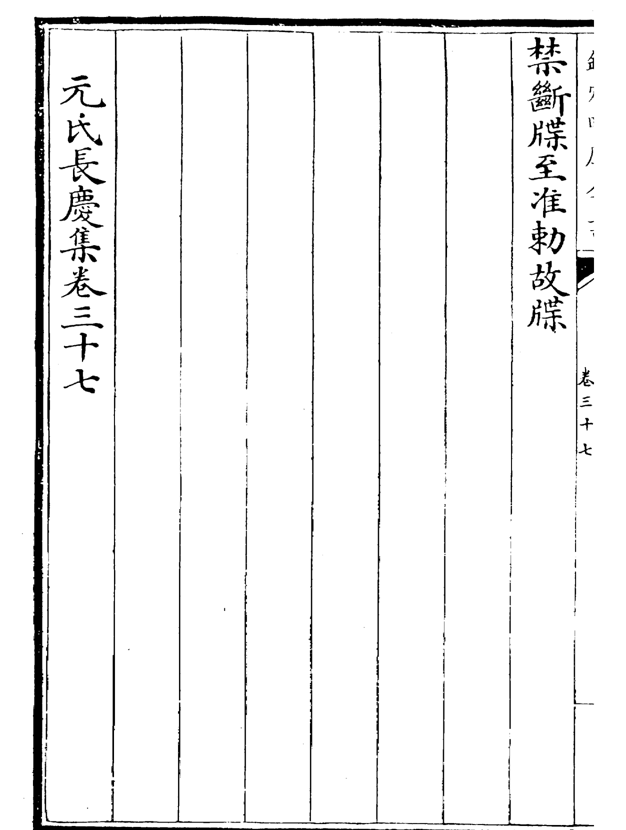
當加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中官御史訪察聞奏者伏以前件草並是兩税外徵率准制合勒本道明闕

州府長吏仍令節級科處分勘責得實以前勑

南東川詳覆使監察御史元稹奏謹具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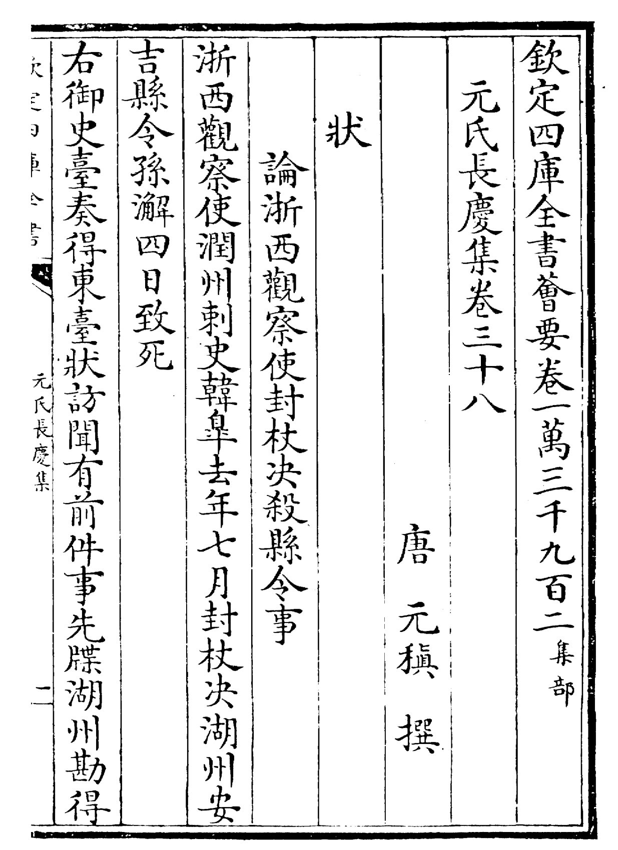
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勑積習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長吏合尋根由循失政之規置無名之税雖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懲觀察使宜罰一月俸刺史各罰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後



禁斷牒至准勅故牒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八

唐 元稹 撰

狀

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

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韓皐去年七月封杖決湖州安吉縣令孫澥四日致死

右御史臺奏得東臺狀訪聞有前件事先牒湖州勘得

報稱孫澥先準使牒差攝烏程縣令日判狀追村正沈朏不出正帖不用印奉觀察使七月十六日牒決孫澥臀杖十下仍差衙前虞候安士文監決第三等杖二十二日安士文到科決孫澥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狀追攝過犯絶輕科罰所施合是本州刺史且觀察使職在六條訪察事有不法即合具狀奏聞封杖決人不知何典數日致死又託以痢疾為念寃嵬有傷和氣其湖州刺史受命專城過於畏懦受使司軍將科決縣令致死

寢而不言並請准科以明典憲其諸道觀察使輒封杖决巡內官吏典法無文伏望嚴加禁斷庶使遐方士子免有銜冤

勅封杖决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韓皐備歷中外合遵典憲有此乖越良所憮然罰一月俸料據决孫澥月日是舊刺史辛祕離任之後新刺史范傳正未到之時俱無愆尤不可議罰餘依

論傳牒事

據武寧軍節度使王紹六月二十七日違勑擅牒路次州縣館驛供給當道故監軍孟昇進喪柩赴上都句當部送軍將官健驢馬等轉牒白一道謹具如前又得東都都亭驛狀報前件喪柩人馬等準武寧軍節度轉牒祗供今月二十三日未時到驛宿者伏準前後制勑入驛須給正劵並無轉牒供擬之例況喪柩私行不合擅入館驛停止及給遞乘人夫等當時追得都句當押衙趙伾到責狀稱孟監軍去六月十四日身亡至七月五

日蒙本使差押領神樞到上都領得轉牒累路州縣並是館驛供熟食草料人夫牛等又狀稱其監軍只是亡日聞奏更不別奏只是本使僕射發遣亦別無勅追者謹檢典元元年閏十月十四日勅應緣公事乘驛一切合給正券比來或聞諸州諸使妄出食牒煩擾館驛自今已後除門下省東都留守及諸州府給券外餘並不得輒入館驛宜委諸道觀察使及所在州縣切加促捕如違犯請資官所在勒留具名聞奏餘並量事科決仍

具給牒所由牒中書門下者又准元和二年四月十五日勑節文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領進奉官并部領諸軍防秋軍資錢物官及邊軍合於度支請受軍資糧料等官並在給劵餘並不得給如違本道專知判官録事參軍並准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勑處分者謹詳前後勑文並不令喪柩入驛及轉牒州縣祗供今月二十四日已牒河南府並不令供給人牛及熟食草料等仍牒都亭驛畫時發遣出驛并追得本道牒到在臺

收納訖右件謹具如前伏以凶柩入驛穢觸典常轉牒祗供違越制勑正僕射位崇端揆合守朝章徇苟且之請紊經制之法給長行人畜甚衆勞傳遞牛夫頗多弊緣路之疲人奉一朝之私惠恐須明罰以勵將來伏準前後勑文給劵違越並合申牒中書門下不敢別狀彈奏伏乞特有科繩其本判官等準勑並合節級科附謹具事由如前伏聽處分具狀上中書門下謹録狀上

為河南府百姓訴車

河南府應供行營般糧草等車准勅糧料使牒共僱四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錢三十五文約計從東都至行營所八百餘里錢二千八文共給鹽利虛估匹段絹一匹約估四千已上時估七百文紬一匹約估五千時估八百里約計二十八千得紬絹共六匹折當實錢四千五百

五百乘準勅供懷州已來載草

右件草準元勅令於河次收貯待河開般運送至行營

續準度支奏令差河南鄭滑河陽等道車共一千乘般載今據每車彊弱相兼用牛四頭每頭日食草各三束計一十二束從武德界至行營約六百里車行一十二日程往來二十四日并停住約三十餘日計每車須食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糧在外若自齎持每車更須四乘車别載緣路糧草若於累路旋買計一千車每頓須買草六千餘束州縣店肆必無祗供得辦況今年河路元不甚凍及至裝車般載至發時已是來年正月上旬

已後即水路自然去得只校旬日之間實恐虛成其敝

三千五百三十五乘准糧料使及東都河陰兩院牒

船載軍糧

右件軍糧伏據中書門下奏稱若併糴貯恐事平之後無支用處且令收糴來年春季糧料今據邢洺魏博等州和糴已合支得累月即前件糧亦合得春水路般載以前兩件車準勑並令和雇今據度支河陰匹段十乘估價召雇一乘不得今府司還是據户科配況河南府

耕牛素少昨因軍過宰殺及充遞車已無太半今若更發四千餘車約計用牛一萬二千頭假令估價並得實錢百姓悉皆願去亦須草木盡化為牛然可充給頭數今假令府司排户差遣十分發得一二即來歲春農必當盡廢百姓見坐流亡河南府既然即鄭滑河陽亦是小處假使凶竪即擒伏恐饑荒薦至萬一尚稽天討不知何以供求稹忝在官司備知利害伏以事非職任不敢上言仰荷陶甄冀裨萬一無任冐昧狂愚之至伏聽

詳察處分謹録狀上

同州奏均田

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内均配兩税元額頃畝便請分給諸色職田州使田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便請於萬户上均率又均攤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及特放百姓税麻及除去斛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後

當州兩税地

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

人户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呑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間亦有豪富兼并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欲差官檢量又慮疲人煩擾昨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各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田地略無欺隱臣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户荒地及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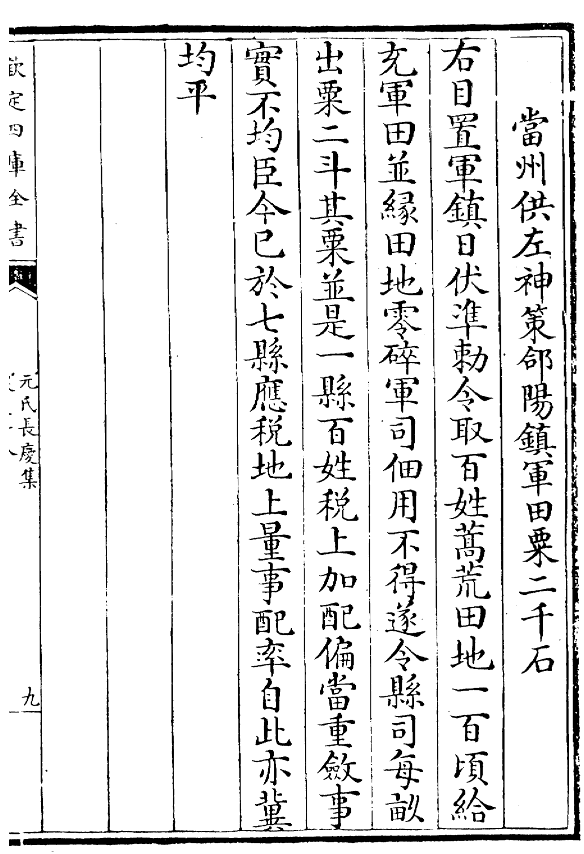
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税元額地數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税自此貧富彊弱一切均平徵斂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此州實冀稍校完全

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田等

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摧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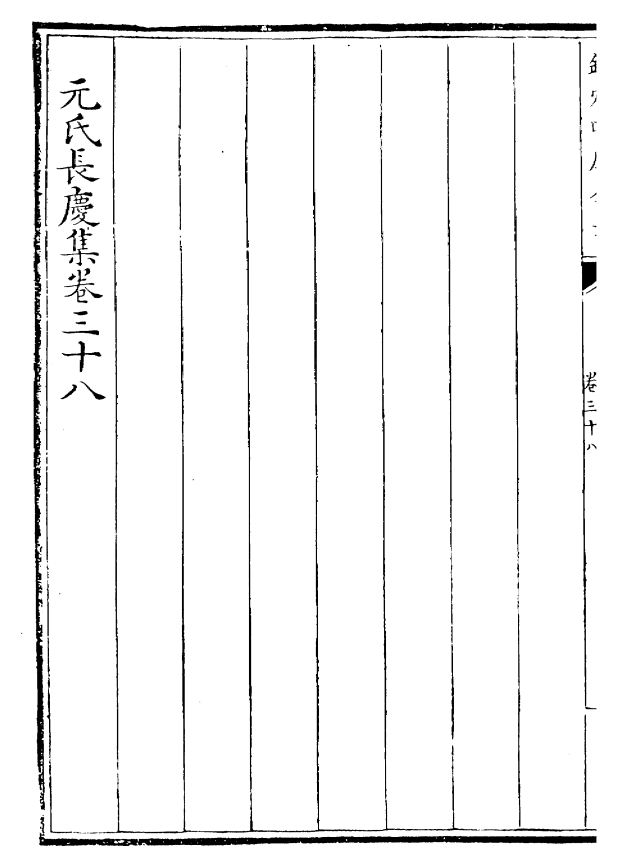
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徵既緣差稅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鄉村被配一畝二畝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額出稅之者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無過於斯伏準長慶元年七月赦文京兆府職田令於萬戶上均配與臣當州事宜相類臣今因重配元額稅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與百姓任為永業一依正稅粟草及地頭榷酒

錢數納稅其餘所欠職田斛斗錢草等只於夏稅地上每畝加一合秋稅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餘脚錢只收地頭榷酒錢上分鹽充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司職田合變米送城者比縁百姓自出車牛及零碎舂碾動逾舂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為變碾取本色脚錢州司和雇情願車牛般載差綱送納計萬户所加至少使四倍之稅永除上司職禄及時公私俱受其利



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二千石

右目置軍鎮日伏準勅令取百姓蒿荒田地一百頃給充軍田並縁田地零碎軍司佃用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二斗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税上加配偏當重斂事實不均臣今已於七縣應税地上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三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九

唐　元稹　撰

狀

論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狀

右准元和十三年勑緣夏陽韓城兩縣殘破量減逃户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十

九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斗三千一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三合草九千九束零並不計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地落下兩縣蒿荒之外並據見定頃畝一例徵率自然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

當州稅麻

右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龍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兩充州司諸色公用臣昨因均配地稅尋檢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年配率麻

地並不言兩稅數内為復數外既無條勑可憑臣今一切放免不税

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

右從前所徵斛斗升合之外又有抄勺圭撮錢草即有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筭人户輸納元無畸零慼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没臣今所徵斛斗並請成合草並請成分錢並請成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絶姦詐其慼數粟麥草等便充填所欠職田等數

其錢當州每畝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户元納二十一文整數臣今只收納二十一文内分釐零數將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餘貫便足更不分外攤徵回姦吏隱欺之贓除百姓重斂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宜以前件謹具利宜如前逐縣兩稅元額頃畝并攤配職田分數及處成文分合等錢草斛斗數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伏以當州田地鹹鹵瘠薄兼帶山原通計十畝不敵京畿一二加以檢責年深貧富偏併稅額已定徵率轉

難臣昨所奏累年逋懸其敝實由於此臣今並已均融抽稅又免配佃職田閭里之間稍合蘇息伏緣請配職田地充百姓永業事須奉勅處分然冀永有遵憑伏望聖慈允臣所奏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浙東論罷進海味狀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

右件海味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

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准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今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昨之任行至泗州已見排比遞夫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詔荊南令貢茘枝陛下即位後以其遠物

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策以為美談去年江淮旱儉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旨條之內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膳䘏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況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醎腥增疢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茘枝減常貢之盛意蓋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臣別受恩私合盡愚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如蒙聖慈特

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勒停仍乞準元和九年勅旨

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回實冀海隅蒼生同霑聖澤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門下牒　牒浙東觀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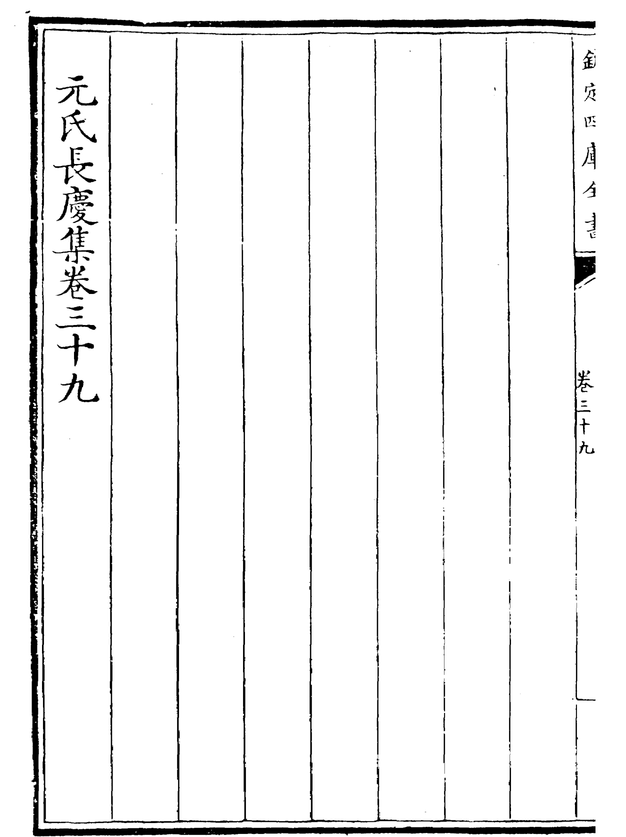
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五斗

海蚶一石五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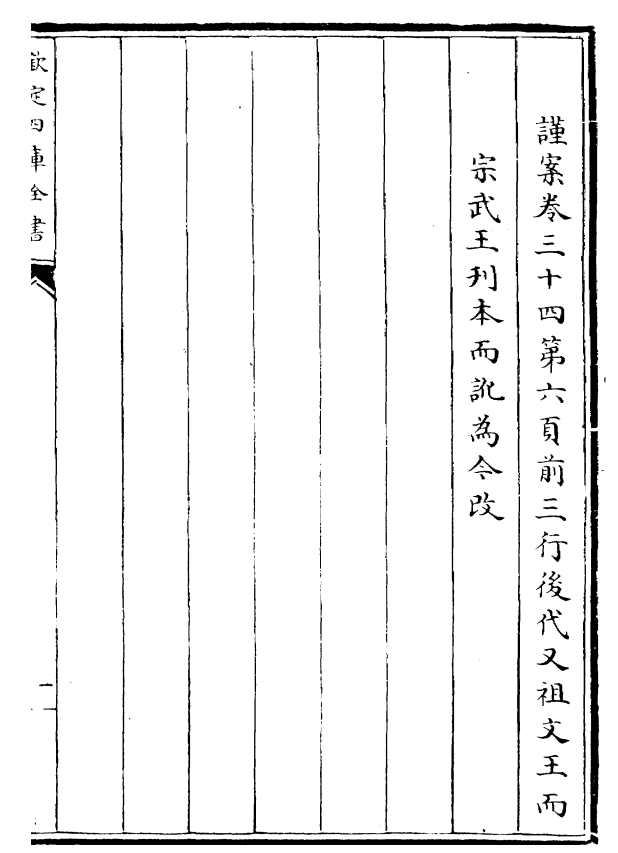
牒奉敕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等道途稍遠勞役至

多起今已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已發在路亦

宜所在勒回牒至准敕故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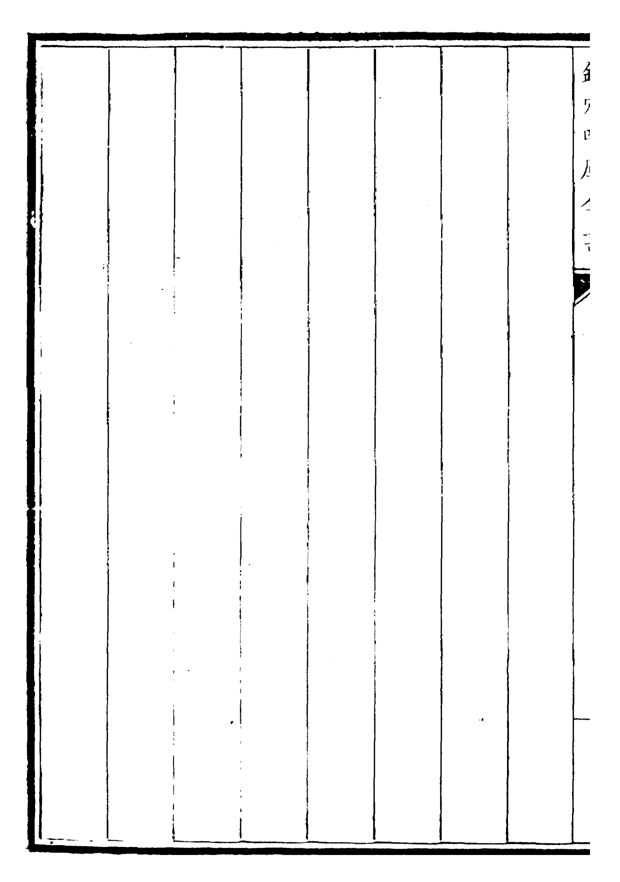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九



謹案卷三十四第六頁前三行後代又祖文王而

宗武王刋本而訛為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吳孝顯